

冬天来的时候,我和天辰还没有找到工作。地下室里暗暗阴冷,我待在里面,裹了双层的被子,还是觉得冷气针尖一样,在我身上密密麻麻地扎着。

虽然在匆匆旅行的过程中,对每个城市的感受都只能流于表面,但有意思的是,时间久了,反复到那个城市的旅行的线路会渐渐地固定下来,从而成为回味那座城市的参照背景。

而一个城市的味道更鲜明地体现则是在她的食品之中。去年夏天我去了苏州,没想到在入住酒店时竟然在柜台上看见了久违多年的粽子糖。

城市表情

城市的味道

我想起自己第一次来苏州的情景,是大约二十年前的事情了。那时我刚初中毕业,是与同学一起参加夏令营来的。记得那晚从杭州到苏州,我们沿着京杭大运河在船上整整坐了一夜,船舱里又闷又热,根本无法入睡,成为我一生中的第一个不眠之夜。

北漂之爱

稳无忧的小日子,不是每个人都能像你一样,触手可及。这样的短信,常会没看完,便被我们不约而同地删掉了。人心本就是脆弱的,我们不愿像父母预言的那样,熬不过这个冬天,便卷了铺盖,丢掉爱情,回家与一个不爱的人,过衣食无忧的寂寞时光。

域外见闻

找个老外合租

才来英国,为了省钱,我选择了合租。合租者是个德国老外。该怎么形容他呢。我想“大老粗”这三个字用在他身上,一点都不为过。

万家灯火

老妈学驾照

老妈退休后,突然间迷上了开车,且不顾家人的反对,在驾校报名参加驾照!

生活空间

一路歌声

假日里,母亲单位组织包括已退休人员游玩,我陪母亲去。分乘两辆大客车,一辆全是退休人员,母亲就在这辆。

和资本。亦可以在房东催交房租的时候,很豪爽地告诉他,我们都有工作啦,说不定几个月后,会搬到你家更好的房子里去住呢。

可是我知道,终于可以有一小片土地,让我们的心情像春天一样,像那些高楼大厦里的白领们一样,幸福地在北京茁壮成长。

古董、手提电脑、高档沙发一应俱全。

说实话,谁看了都有一点心动,但我却莫名其妙地心慌起来,也许是他的信任让我感觉到了不安,喂完小猫,我像逃兵一般飞速离开了他的卧室。

连 载

身陷娱乐圈

王新摆了摆手:“我最近不能喝凉的。”张伟有些明白了,小心翼翼地问道:“你不会怀孕了吧?”

起青苔

起青苔,歌停,左边人顿时语塞,会本民歌的人太多了。有人急中生智,起头唱起民歌《娃娃子过河》,中间念白处女声高声道:“娃娃子要过河,哪个来推我嘛?”

我讲述了一些过去操作过的项目,有成功的,也有不成功的一些趣事。江川良饶有兴趣地听着,时不时会意微笑。他还问了我的兴趣爱好,当知道我特别喜欢打网球而球技还不错时,他居然提出有时间要约我比赛一场,我也很客气地接受了这样的提议。

尽管可能已经从岩井森口中得知我会说日语,但是我流畅的表达似乎仍然令江川良感到惊讶,他问我是否在日本留过学。

江川良乐呵呵地表示今天的谈话到此为止,他很高兴能和我见面,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他会让岩井森来跟进。

怎么意思?觉得可以把单子给我们,还是认为不行?妮可坐在我对面,把一杯咖啡搅来搅去。

接下来几天,江川那边没有什么动静和信息反馈。我抱有一丝侥幸的希望,但一点点的失望。

城市表情

城市的声音

假日子里,母亲单位组织包括已退休人员游玩,我陪母亲去。分乘两辆大客车,一辆全是退休人员,母亲就在这辆。

生活空间

一路歌声

假日里,母亲单位组织包括已退休人员游玩,我陪母亲去。分乘两辆大客车,一辆全是退休人员,母亲就在这辆。

一进家门,我便闻到了栗子鸡的清香,顿觉饥肠辘辘。海群系着围裙往餐桌上摆放碗筷,一副居家好男人的模样。

“不是有了吧?”我凑过去问,眼睛瞪大了。海群一脸得意,笑得像只偷腥的猫。

我拿筷子的手顿了一下,眼前不期然闪过一双清透细长的瞳孔。那个和我聊了一宵的音乐和电影,淡淡如深的男子。

那真是一个奇怪的晚上,一想起,记忆里便弥漫着普洱的醇香。海群突然一拍桌子,点我说:“对了悠悠,给我们讲讲你们猎头的工作流程嘛,我可一直很好奇。”

这家伙自从和晴晴结婚后,就开始跟晴晴一样叫我小名,我颇有点不习惯。他突然要我说猎头的事情,更让我奇怪。

城市表情

城市的味道

我想起自己第一次来苏州的情景,是大约二十年前的事情了。那时我刚初中毕业,是与同学一起参加夏令营来的。

生活空间

一路歌声

假日里,母亲单位组织包括已退休人员游玩,我陪母亲去。分乘两辆大客车,一辆全是退休人员,母亲就在这辆。